

【本期主角】

吴碧霞, 1975 年出生于湖南的“戏窝子”常德市, 我国著名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师从金铁霖、郭淑珍、邹文琴。她是将中国民族和西洋美声集于一身并获得极高国际奖项的歌唱家, 歌声自然流畅, 音质纯净明亮, 行腔委婉甜美, 表现技巧娴熟, 被誉为“中西合璧的夜莺”。



名家访谈

湖南日报·湖南南客户端记者 廖慧文
通讯员 朱琳 焦文娟

“身边的那片田野啊, 手边的枣花香。高粱熟来红满天, 九儿我送你去远方……”几年前, 在湖南卫视的《歌手》舞台上, 吴碧霞曾作为帮唱嘉宾, 亮出了华美清透的花腔高音, “霞”住了观众。

吴碧霞是谁? 节目播出后, 很多人问。她是地道的常德妹子。垂檐滴雨, 丝弦咿呀, 独特的艺术家庭氛围滋养着她, 成为了造诣匪浅、屡次获得国际奖项的歌唱者。然而, 在很长一段时间, 她都不是一个活跃在大众视野中的歌手。她主攻的民族和美声, 在大众眼中都太过隆重, 曲高和寡。

综艺和视频网站的二次创作似乎瓦解了这些壁垒。通过音乐综艺, 吴碧霞常带着亲切笑容的娃娃脸, 与高亢清亮的嗓音、深厚的艺术修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萌”。从此, 她是网友心中的“吴可爱”, 她的歌声和“像花腔”般的笑声也流淌进更多 90 后、00 后的耳中。

在回湘参加大型交响诗《三湘四水》的演唱之后, 吴碧霞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中西合璧歌唱“破”界

湘江周刊: 您其实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 您是如何进入其他语种的语境去演唱的?

吴碧霞: 熏陶。要在任何一个领域有所成就,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时间的积累和环境的熏陶。

其实在我演唱外国作品的过程当中, 我也是努力地把自己浸泡在这样一个语言环境里去感染自己。在我获得国际比赛的奖项以后, 有人问我我是如何学习的。我说, 意大利、德语、法语的作品就像摆在我面前的三个大染缸, 我

吴碧霞:

湖南的音乐, 有“辣味”儿

浸泡在里面, 把自己变成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的人, 拥有他们的历史和情感。我知道我不是, 但我静下心来坐冷板凳, 在这过程当中, 潜移默化地让自己实现形态上的改变。

我知道我的根还是属于中国的, 我学习外国作品的演唱, 是在尽可能多地了解文化品种, 然后拿来为我所用, 进行中西合璧的学术探索。与此同时, 也是为了找到自身歌唱能力的边界, 从而获得歌唱的自由。

声乐之美不论“圈”儿

湘江周刊: 在一些新兴媒体上, 您演唱的作品也受到当下很多年轻人的欢迎, 有网友称呼您“大魔王”“国家队选手”。您如何看待这几年在年轻群体中的“出圈”现象呢?

吴碧霞: 首先在我的概念里没有“圈”。他们(网友)说我是国家队的, 我才知道原来在别人心中我是国家队的。其实没有这个概念, 我觉得艺术本身没有界限。

过去还没有这些自媒体平台的时候, 我们也学习多种不同类型的作品。我的艺术理念就是要尽可能多元化地去学习音乐文化, 这也是我中西合璧探索的目标。也许不仅仅是中西古典艺术的合并, 还有传统与现代艺术融合的用, 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

其实你所说的“出圈”的作品, 就代表着当下中国年轻人所追捧的一种文化类型。作为传统艺术学院培养出来的一批歌唱家, 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因为我们的文化艺术最终是为普罗大众服务的, 并不是被束之高阁、不接地气的。现在的年轻一代越认识到是传统的东西, 就会越热爱。所以我也相信, 如果让更多的年轻朋友们看到我们中国的古典声乐艺术的高度, 呈现出它们最美的样子, 相信他们也会非常喜欢。

但当然, 需要给年轻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要呈现多元化的艺术品种, 由他们来挑选。我相信好的永远是好的, 不在

于形式, 关键在于它是不是美的、是不是好的。

湖南音乐有“辣味”

湘江周刊: 您曾说新疆的音乐有孜然味儿, 那您觉得湖南的音乐是什么味? 韵味从何而来, 怎么表现这种地方特色?

吴碧霞: 那肯定是辣味儿。关于如何表现这个话题, 这是牵扯到艺术的技术, 包括表现力, 还有很多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东西, 但是总的来说这离不开艺术家对文化的定位和理解。作为一个歌唱演员, 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捕捉力——要善于观察生活, 在生活中去捕捉那些不同的地域文化的人文特点。

比如说湖南人在音乐当中的性格, 是地域造就的一种性格。湖南的爽快和北方人的爽快是不一样的, 湖南人更展现出的是一种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劲儿。在音乐作品里面表现湖南韵味不光是一个技术问题, 更重要的是审美——这个作品决定了我需要什么样的状态和音色来表达它。当然它只能表达一个角度的美, 或者在一个角度当中不同的神态韵味的美。但其实一首作品承载不了那么多的技术, 所以这也是一种选择的美。

艺术教育、艺术职业的竞争是很需要有特色的。特色从哪来? 首先就得从自己的母语文化来。去年我的女儿回到了常德。我想, 既然回到家乡, 就应该学会说常德话, 要听一听常德的地方戏曲, 因为我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 我觉得这是个宝贝。然后我就建议去找文化馆的非遗传承人来面对面地给她熏陶一下。

我非常重视方言教育, 在各个场合都多次提出了对于方言的理性保护问题。地方的民歌、戏曲、曲艺都是依赖于方言存在的。如果方言消亡, 就意味着这些艺术品种会减少。



艺术论坛

陈先义

《三湾改编》：探索建军历史 铸就英雄史诗

7月19日, 电影《三湾改编》全国公映。该片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为创作契机, 通过回顾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 毛泽东在三湾村领导“三湾改编”, 创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 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 全景式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开拓了历史题材影片的新视野。同时用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塑造凝练出“党魂、军魂”主题, 让真实的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游走穿梭, 为观众带来了一堂品质精良、鲜活生动的历史课, 实现了现实与历史无缝对接。

《三湾改编》是一部以讴歌人民军队光辉历程为核心话题的作品。依托于真实历史事件, 《三湾改编》的背景和伟大意义即为观众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贯穿于人民军队94年的光辉发展历程中的源起。推开尘封的历史之门, 回溯三湾改编前我们的军队, 良莠不齐、带有浓厚旧思想旧观念, 不足千人的工农武装何以在敌军围追堵截和军心涣散的夹缝中, 壮大成为建立新中国的强大力量? 伟大的转折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 探索为我军注入灵魂的新路必然成为观众的期待。

影片追根溯源, 描摹了作战失利、减员严重、逃兵不断, 遭遇发展以来重大难关的红军在危急之时亟待整编的历史背景, 细致刻画了毛泽东在前敌委员会上据理力争、力挽狂澜, 重树军心, 按照何挺颖二团“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整编建制军队, 与按照旧军队的模式建军队和完全听从共产国际安排建军队发生冲突的激烈斗争场景, 以清晰完整的电影叙事重现人民军队建立的重大革命历史, 展现了党是如何奠定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又是如何铺就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发展壮大的基调和底色, 从而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完美融合, 激荡起观众对那段峥嵘记忆的浓厚情感。

《三湾改编》也是一部表现“支部建在连上”理论产生过程及现实意义的作品, 是一部极具现实意义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不是为了历史而讲历史, 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 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支部建在连上”这个重大政治原则的提出, 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从开始的秋收起义的几百人, 到延安的几万人, 一直到最后打败国民党武装, 这一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脉络延续至今, 对今天新时代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最为直接的现实意义。

《三湾改编》立足史实, 将电影艺术创作与政治理论解读相结合, 铸就了一部英雄史诗, 其现实意义达到了新的政治高度。



艺海拾贝

木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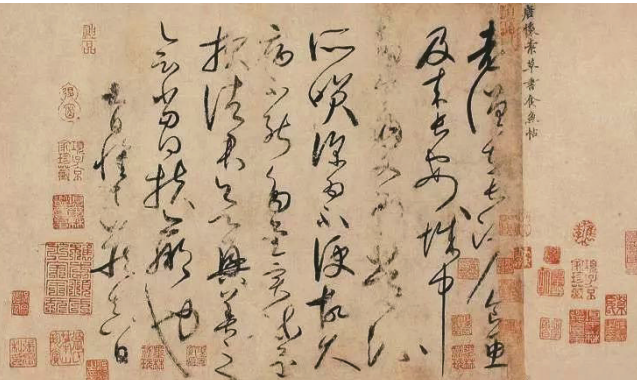
长沙吃个鱼, 草书记下来流传千年

怀素《食鱼帖》, 白麻纸本手卷, 尺寸 34.5×52.4 厘米。钤有“希字半印”、“军司马印”、“赵氏子昂”、“项元汴印”等鉴藏印。明顾复《平生壮观》、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清吴升《大观录》等著录。帖前有米汉雯所题“翰珍”为迎首, 前隔水上有项元汴手书“唐怀素草书食鱼帖”小字标识。《食鱼帖》释文: 老僧在长沙食鱼, 及来长安城中, 多食肉, 又为常流所笑, 深为不便, 故久病, 不能多书, 实疏。还报诸君, 欲兴善之会, 当得扶羸也。九日怀素藏真白。

文徵明赞: “藏真书如散僧入圣, 狂怪处无一点不合轨范”。有人说, 一个人年纪不到境界不到, 玩不了味, 也玩不了物, 连玩家也玩不了。怀素的草书, 至《食鱼帖》, 境界到了, 味到了, 韵到了, 禅意到了, 人和天地之间的接引, 也到了。

怀素的草书气韵生动, 神采飞扬。在他的狂草作品中, 常常是“唯观神采, 不见五官”, 满纸云烟而不知所云, 但是却能感到浓郁的笔墨气息扑面而来, 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艺术享受。王僧虔在《笔意赞》中提出: “书道之妙, 神采为上, 形质次之, 兼之者方可超于古人。”指出书法作品当以建立在运笔结体基础上的神采美为上。“所谓书法的神采, 就是通过点画结体形式呈现被对象化了的创造者的精神、风采”。在《怀素狂草四十二章经》中, 那种飞动险绝、变化无穷的笔墨形象, 引发无限的联想, 如“舞”一般。舞, 是中国一切艺术境界的典型。中国的书法、画法都趋向飞舞。

从怀素的传世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出, 作品的感染力主要是线条和点画通过墨色浓淡、枯湿甜润、时疾时缓表现出来的。有时一个点画可能涨为一个浓浓的墨块, 有时几个连笔可能缩成一个符号化的图形, 有时一个线条可能写成类似枯柴的飞白, 有时方笔起笔, 有时圆笔起笔, 有藏有露, 有圆有方, 有粗有细, 有大有小, 有黑有白, 有长有短, 质感凝重, 对比强烈。引带虽如游丝萦绕, 却飘逸而不浮; 若行云雨施, 然流走而不滑, 沉着痛快, 笔法精妙。排列上参差错落, 笔势动荡, 仪态万千。行与行之间相互避让, 左右飞动; 字与字之间连绵不断, 顾盼生情。有时上字之末为下字之始, 有时数字相连, 气势不断。犹如欣赏一首音乐, 有时如万马奔腾, 有时似小桥流水, 有时又戛然而止, 流离顿挫, 激昂浩荡, 纵横跳跃, 回旋低昂。书写时有一气呵成, 忽大忽小, 时快时慢, 笔力雄强, 气势开阔, 风神潇洒, 险峻跌宕, 表现出娴熟的草法, 富于节奏的韵律和连绵不断的恢弘气势。



怀素《食鱼帖》(白麻纸本手卷)

■方水土

“郴阳花灯小调”传承人陈小兵: 70年的家国情怀

芳森

郴州市北湖区安和街道下凤村,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郴阳花灯小调”第五代传承人陈小兵勤耕不辍: 唱小调、写剧本、教徒弟……这位75岁的老艺人穷尽一生, 把在乡间传唱的“郴阳花灯小调”, 打造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位从艺70年的草根艺人, 手写创作曲目及剧本300多个, 把家国故事搬上了乡村舞台。

每次演出, 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开天辟地革命人, 南湖红船定乾坤, 伟大中国共产党, 诞生! ……”6月6日上午八点半, 下凤村乡村舞台上传来“郴阳花灯小调”里的“三句半”的演唱。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岁月, 在陈小兵历经沧桑的嗓音演绎下, 更具历史感。吃完早饭, 准备下田耕耘的村民停下脚步, 拄着锄头聆听; 周末回家的学生们, 也被父母从被窝里揪起, 去听这堂特别的“历史课”; 闲眠在家的老人们, 也纷纷走出家门, 听一场回忆的声音。舞台上, 陈小兵的额头逐渐出现一层汗珠; 舞台下, 观众们连连摇动手中的草帽……

而陈小兵57岁的徒弟周清华, 紧握的掌心早已满是汗水。“这几年, 师傅的身体没以前那么好了, 还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症状, 记忆力差了少许。”周清华还是北湖水月艺术团团长, 北湖区每年60场的送戏下乡, 都是由他们艺术团承担。“以前每场送戏下乡, 师傅都会和我们一起表演, 大概从前年开始, 师傅的身体就不允许他和我们一起颠簸了。”这首由陈小兵创作的《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一共有19段, 570字, 不到10分钟的表演。对于陈小兵来说, 确实存在戛然而止的风险。“这两年, 每一次演出, 师傅都会觉得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他都是竭尽全力表演。”

“‘三句半’表演结束, 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个节目……”听到主持人的声音, 周清华紧握的手掌终于舒展开, 赶紧走到台上, 扶着师傅一步步走下台来。

70年, 唱不尽的家国故事

听闻我们前来采访陈小兵, 周清华担心师傅的健忘和衰退的听力, 便带着3个徒弟, 从市区赶到下凤村。39年的师徒情谊, 让这对师徒无话不谈, 也了解深入。我们也从师徒俩相互补充的回忆里, 逐渐还原这位老艺术家70年的从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郴阳花灯小调第五代传承人73岁老人陈小兵。

艺生涯。

陈小兵出生于“郴阳花灯小调”的发源地安和街道。这个诞生于宋乾德元年的民间艺术, 兴盛于明末清初。彼时的郴州地名“郴阳郡”, “郴阳花灯小调”因此得名。千年光景, 地名更迭, 戏名却一直流传。

“我是从5岁开始看人表演, 自己学习摸索, 7岁时在父亲的帮助下, 写下一个小剧本, 自己上台表演。”这个名叫《送公粮》的小戏, 是陈小兵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当时是抗美援朝时期, 陈小兵在当地表演这部戏, 希望宣传发动村民上缴公粮, 支援志愿军战士们。一直以来, 国家的重大事件, 成为陈小兵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 他创作的《一百子》, 把党的十九大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史学习教育等元素融入其中。《换届选举插曲》融入了“十不准”“八严禁”……

70年里, 陈小兵收集整理《常用曲谱集》《曲艺库》《白令》《曲艺、故事、歌曲、小品创作汇集》等资料30本, 手写创作曲目及剧本300多个, 手写作品40万字左右。

一路耕耘, 一路收获

“爱学习, 爱演戏, 愿付出, 能吃苦。”周清华对师傅的敬业精神钦佩有加。

1982年, 周清华拜陈小兵为师。因学习时间长、排练辛苦, 加之收入不高等原因, 当初一起学习的众多师兄兄弟中, 只有周清华一人坚持下来。1982年后, 两人开始搭档前往各地演出, 这一合作就是30多年。